



风从东方来

■高低（江苏）

潮声在瓷胎里苏醒，
一匹丝绸抖开整个拂晓。
五千年，
我们站在风的刃口，
看浪花把落日，
锻打成启航的锚。

听哪！编钟在云层中回响，
墨色在宣纸上奔涌成马。
那些被帆影剪碎的霞，
突然在卫星轨道上，
重新汇聚成凤凰的羽翎。

当季风转向，
每粒沙都成了飞翔的种子。
而茶芽在杯中，
始终保持着，
向天空舒展的姿态。

风从东方来——
它吹散的不仅是雾，
还有时光深处，
蛰伏已久的，
所有破晓的锋芒。

又见天山天

■寒冰（新疆）

当绿皮火车的哐当声贴近天山
我的呼吸撞碎在车窗玻璃上
手心滚出细密的汗珠
心跳震得肋骨生疼，似要跳出胸腔

数着雪线攀升的轨迹
每一寸都是重逢的刻度
车轮清点留在异乡的一夜夜辗转轻叹
咸涩的潮水漫过所有欲言又止的守望

云影掠过天山雪冠的刹那
婉转的麦西来普突然闯入耳膜
颤抖的手抚过掉漆的窗框
终于敢确认——
这不是幻梦
是血脉里千万年的回响在回荡

袒露在沟壑里的松柏与满天星斗对望
松涛阵阵
将漂泊的晨昏铺展成柔软的毡毯
风裹着马奶酒的醇香翻过博格达峰的脊梁
托起游子漂泊的日子
此刻，连铁轨的哐当声都成了柔美的摇篮曲
摇碎所有悬在异乡的不安
把归人重新种回故土的根系里生长

夏天的来信

■李硕（安徽）

晾衣架上的衬衫鼓成帆
蝉还没开口，风先送来烫意
卖冰棍的吆喝拐过街角
纸箱里的凉意，碰出叮当响
母亲往竹席泼水
水珠在地面跳着消失的舞
我拆开西瓜，红瓤里
藏着夏天潦草的签名
傍晚的河堤挤满脚步
有人把渔网抛向落日
波纹荡开时，捡到
半枚温热的月亮

狗剩的农产品公司从槐树沟搬到乌驼镇不到一个月，他爹就来找他。

看见爹来了，狗剩一惊，一笑，再笑，离开座椅，站起来，倒水，泡茶。那把软包的座椅晃来晃去，像给狗剩他爹打躬作揖似的。

办公室里静悄悄的。那把座椅还在晃。狗剩他爹就盯着晃动的座椅看。座椅不晃了，狗剩他爹开口说话了，“你的屁股要坐在黄土地上，你的腿要站在庄稼地里。你要看看谷苗长得壮不壮，看看谷苗是不是缺肥少水。要是整天坐在这把椅子上晃，你就不是狗剩了，只怕晃得啥都不剩了。”

送走老爹，狗剩才发现自己满身是汗。他仔细端详着那把座椅，着实好看。公司业务多，常开会，狗剩的办公室就是会议室，他不用挪屁股，就能安排工作，布置任务。遇到不想见的人，狗剩脚一蹬，座椅后背朝门，从门外看，办公室里就没有人。狗剩擦了把汗，拿走软包座椅，搬来一把普通的办公座椅。

狗剩好书法，思忖之间，挥毫泼墨，墙上便挂起一幅横

轴。“狗慎”二字赫然醒目。秘书觉得不雅，悄悄取下。狗剩再写，再挂。如是三次，秘书不再坚持取下。

自从“狗慎”上墙，办公室里很难找到狗剩的影子。他的鞋帮子常常带着新鲜的泥巴，干了又湿，湿了又干。他的脸膛黑了，头发白了。他把开会的地方换在田间地头，他把客户带进农家小院，他讲话都是方言俚语，谁都听得明白，听得入耳，听得热血沸腾。

偶有闲暇，狗剩就琢磨自己的名字。他不明白老爹那会儿是不是犯糊涂了，给他取了狗剩这个名字。

上小学时，狗剩一身黄泥，气呼呼地站在老爹面前。

“爹，为啥叫我狗剩？”

“咋，不好听？”

“他们说，我是狗吃得剩下的东西。又说，我是连狗都不吃的东西。”说着，就呜呜咽咽地哭。

狗剩他爹从嘴里抽出旱烟锅子，在老布鞋底子上猛磕几下。“亏你还是男子汉，哭啥，有本事就跑快点，蹦高点，你就剩不下了。”

狗剩听了他爹的话，真不

哭了。他在作业本的封皮上把狗剩写成“狗胜”。可是，小伙伴们照样取笑他。狗剩记着老爹的话，不急，不恼。他把那股狠劲儿都用在学习上，一路向前冲，往高爬。他能把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字不落地背出来。高考时，一不小心，就成了县城里的文科“状元”。狗剩出名了。私下里有人问，这个狗胜是那个狗剩吗？或者，这个狗剩是那个狗胜吗？众人摇头。谁也搞不清楚，但狗剩清楚。

狗剩修满学业，就职于乌驼镇，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“朝九晚五”的日子如流水般前行，把狗剩磨炼得如鹅卵石一般，逢水不留，遇草不挂。

大年夜，狗剩吧唧着嘴，“年夜饭年年这么吃，也没滋味。”狗剩他爹听着，来气了，瞪着眼，提起长杆旱烟锅子就要敲狗剩的脑袋。“同样一只鸡，香酥是一味，焖炖是一味，搁在柴火上烤又是一味，这得动脑袋才行。哪像你，搞工作就和拴在磨道里的驴一样，不想事，不琢磨，只管瞎走。”狗剩架住老爹的旱烟锅子，眨巴着眼，似有所悟，“爹，等会儿打，

你再骂一遍。中听，中听。”

狗剩蒙在屋子里，三天没说一句话，做出一项重要的选择：辞职。狗剩提交辞职报告时署名“狗盛”。同事惊呼，狗盛是谁？难道大名鼎鼎的狗剩是别字先生？狗剩倒是不急，手捏唇下几根短须，微闭眼，“少安毋躁，狗盛者，狗剩也。”办公室里哗然大笑，笑着笑着，都不笑了。狗剩回头看，他爹来了，鼓着眼，喘着粗气，操起长杆旱烟锅子就往狗剩身上招呼，吓得狗剩撒腿就跑。

其实，选择自主创业也不是狗剩一时的心血来潮。他是吃槐树沟的小米长大的，对小米情有独钟，上大学选择了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专业。狗剩辞职后创办了谷哥农产品有限公司，开发出小米营养粥、小米保健茶、小米糕点、小米清酒等系列产品，热销省内外，带领槐树沟人昂首阔步走进小康社会。

有朋友调侃，“如今你已是成功人士，得有个上台面的名字吧？”狗剩不假思索，仰头就说：“如果有来生，我还叫狗剩。”

道酬勤，几个月的日夜苦读，换来了五叔的“金榜题名”，他被江西上饶师专录取了，学的数学专业。三年后，五叔师专毕业，被分配到县一中当了一名初中数学老师。不久，五婶及儿女也被接到县城，一家四口住进了学校安排的教师宿舍。

1989 年，五叔的儿子高中毕业参加高考。考场就在县一中，没有了以前五叔赶考时的辛劳与奔波。就读学校的雄厚师资力量和良好学习环境，让其儿子的学习成绩稳定靠前，高考时显得轻松而从容，当年考取了江西师大数学系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市级中学，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。五叔的女儿在 1991 年高考被医学院录取，毕业后当了一名内科大夫，赶上了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大学生。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。转眼到了 2017 年的高考，五叔的孙子又高高兴兴地走进了考场。望着孙子活泼自信的身影，考场外的五叔洋溢着满脸的幸福。这一年，他孙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四年本科毕业接着又读了研究生，拿到硕士学位后，现留在北京工作。

如今已 77 岁的五叔，生活安逸，笑口常开。每当谈论高考之事，他心情激动，感慨万千。他总说，是高考改写了他人的人生，让他从农村走进城市，由农民变成了公办教师，也是高考，让他的子孙能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责任编辑：金松

编辑：

王晓军 叶桂秀 胡全旺 冯开俊



黛山轻舟水粼粼 摄影 | 谢红（新疆）

三代人的高考

■童如珍（江西）

多了几分生疏。那些曾经滚瓜烂熟的公式、定律什么的，如今已变得概念模糊，运用与演算起来很是吃力。五叔教了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，白天要教学，晚上还要备课和批改作业，没有多少时间复习自己的功课。1977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，为江西的高考日。五门课的考试，五叔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，但最后公布成绩时，他还是落榜了。

1978 年的高考改为夏季，复习备考只有半年时间。大队为了让五叔专心复习，另找了一位教师接替了五叔的教学工作。恰好这学期公社中学办了个高考补习班，五叔毅然报了名。此后，每天早上，五叔便牵着他 7 岁的

儿子一同到离家一里路的公社驻地上课，他儿子的小学就在中学隔壁。路上，父子俩背着书包，一个满脸胡茬，一个满脸稚气，经常引得路人注目观看。

为了高考，五叔可是拼了，不但上课认真听讲，晚上也常常挑灯学习至深夜，甚至通宵达旦。五婶很给力，家里的农活与家务她全包，还时常做点好吃的给五叔补充营养。有时五叔想帮忙做点家务，五婶一摆手：“你还是去温书吧。”

1978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，五叔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。这一年，他 30 岁，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，而与他人在同一考场的我，应届高中毕业，才 15 岁。有道是天